

一生中的四天

戈悟觉



一生中的四天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75 字数: 188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320册

*

ISBN 7-5378-0055-3/I·53

书号: 10397·241 定价: 1.90元



作者小传

戈悟觉，男，1937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。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到宁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。1983年调宁夏文联任专业作家。现为宁夏文联副主席，中国作协宁夏分会副主席。

作者大学年代即开始发表作品。后长期搁笔，1978年重新执笔至今，约发表作品一百五十万字，包括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电影文学剧本、电视文学剧本、评论等。出版有短篇小说集《记者和她的故事》、《夏天的经历》，中篇小说集《她和她的女友》，报告文学集《金色的小鹿》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文译本，并入选美国出版的《世界短篇小说选》。曾获《十月》文学奖，《小说界》作品奖，全国电视剧剧本奖。1987年被列入英国欧洲出版公司出版的《世界名人录》。

PA 734/01

目 录

一生中的四天.....	(1)
古渡口风情.....	(38)
岁月和人.....	(126)
那种奇怪的感觉.....	(233)

一生中的四天

——平静的大学生活忽然纷乱

大西北的八月：炎热，干燥，有风；让大学毕业生激动不安的日子来到了。

金川医学院应届毕业生的分配，有一项改革措施：八名品学兼优的同学可以在分配范围内自选工作单位。他们五年来的各科成绩平均在九十分以上。这让人不得不服。此外，张榜公布分配方案，公开毕业生的志愿，大家十分拥护。

可是这些平日颇为自信、颇有主见的“八十年代年轻人”，忽地没了主意。他们想起父辈来了。父辈的经历警告他们：面临的抉择机会，一生中只有一回，至多不会有三回。这时候，一个个都变得虚心，听话，态度认真。

现在，一百三十四名毕业生从实习医院回校集中。毕业教育，思想动员，然后，人手一张《志愿填报表》。蓝色油墨印制的填报表，纸张粗糙，泛黄。每一栏目都留着命运攸关的空白。

填报时间充裕——四天。

第一天

洪菲菲在一本刊物上读到，世界巨富、香港“海上之王”具有一种集中精力的非凡本领：“他只需五分钟，就可以决定一项人员任命，再有五分钟，又可以处理一件复杂的工程问题，再过五分钟，又可以签定一项巨额的保险合同。”

他是男船王，洪菲菲是女大学生。洪菲菲却把这段既夸张又无文采的文字，如同座右铭似的端端正正地抄录在日记本的扉页上。

她努力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，而且即便是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，也感到自己坚强了许多。比如，看不看电影，买什么衣服，去不去散步。她很高兴，这些事她可以在五分钟内作出决定——错了也不后悔。

她面对真正考验了，拿着填报表，突兀一阵心慌！她也许已经想了三年四年，可是这时脑子里是一片空白。不用说五分钟，好象再有五年也不够。她都晕了。

从教室出来，洪菲菲绕着附属医院的人工湖走了一圈。她平日不来这里。小湖挖得过于规矩，椭圆形，中心是几块花岗石垒成的假山。假山光秃秃的。小湖的周围是齐肩高的铁栏杆。栏杆这么高，真是莫名其妙！

她心情沉重。是沉重吗？是复杂、矛盾、难解难分、是非莫辨铸成的乱作一团的烦躁。洪菲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山有山的忧愁，海有海的忧愁，我有我的忧愁。真是！”这是两句歌词的套用，想得俏皮，她重复了一遍，稍稍高兴起来。

入学典礼上，校长宣布在校期间不许谈恋爱。他们都在

十八、九岁，全笑了。后来，没想到倒是真的成了问题。爱情会给人力量（有说是移山倒海的力量），他们找出了几百条格言，也找到了几十个伟人在大学恋爱的例证。校长的“寺规”被年轻人的冲动淹没了。他们满腔热情地制造了许多舆论，真正蒙受爱情星光照耀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洪菲菲是其一，她在二年级就和金晓明好上了。她俩总是在三楼阶梯教室挨墙的座位上复习功课。金晓明坐在前排，洪菲菲坐在后排。洪菲菲居高临下，下晚自习了，洪菲菲就轻轻踢他一下，金晓明乖乖地站起来。洪菲菲天天盼着踢这一脚。

这一天一脚踢了三年，踢出今天的麻烦。

洪菲菲又绕湖一周。湖是去年开凿的，湖畔新栽的杨树、柳树又瘦又稀。她这么走着，让人一目了然。她不愿意有人看见她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——也是她有意塑造的形象，是一只快活的小鸟，是一只无忧无虑的蝴蝶。何况刚才从教室出来，人手一张表，谁都装得象个英雄似的若无其事，胸有成竹。

她想躲到一个地方去，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，却忽然看见夏乐从附属医院大门口走进来。同学们全回家了，夏乐还来干什么？

夏乐是她最好的朋友。严格地说，洪菲菲没有女朋友。不过她还是喜欢夏乐。夏乐有两大优点，一是随和，二是善良。洪菲菲的书包里经常装着一包味精——学校的伙食实在太难吃了。一进食堂，几个同学就围上“味精姑娘”，端着碗半真半假地喊：“给一点吧！”洪菲菲讨厌她们馋，占便宜，更可恨的吃了还说她坏话；也有人不要，她又觉得架子大，清高。夏乐不要，给她她笑一笑也吃，而且不使坏。夏

乐从来不背地里说人坏话，洪菲菲认为这是人世间最可贵、最难得的品格。夏乐还有个美德是善于听别人说话。不管你说得多么啰嗦，多乱，火气多大，情绪多偏激，她总是专注地耐心地倾听着。在女同学中，这是罕见的。谁都是争着说，只顾自己说，嗓门一个比一个高。

不过，洪菲菲这时候也不想和夏乐打招呼。她看见细高苗条的夏乐向外科病房走去。夏乐穿白色T恤衫，米黄的喇叭裙，长长的线条柔和的小腿令人艳羡。夏乐很美，却自己不在意，这使她更有魅力。洪菲菲无缘无故地深深叹了一口气——她总是不能集中思想。

夏乐是八名“掌握自己命运的骄子”之一。她只需在“个人志愿”栏里写一行字，就放心睡觉，安心吃饭，等着去那个地方好了。不用对年级老师察言观色，用不着奔波、求情，无须较量、妒忌、猜疑或是踩踏别人。填报志愿对于夏乐根本用不着四天，也不需要五分钟。她只要写一行字。那一行字，其实是两个字：牧区。她从入学的第一天——不，在入学之前，她就立下了志愿。

她有闲空，来看望实习期间结识的一位女病人杨小平。

十八岁的杨小平住七号病房。在凉幽幽的、光线暗淡、气味混浊的走廊里，她就听见杨小平的声音。

“一位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，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：在公共汽车上要给抱小孩的人让座。孩子听话，有一天他跟爸爸乘车，拉过抱小孩的阿姨坐在他的位置上。爸爸气坏了，打了他一巴掌。你们猜，为什么？”

杨小平竖起枕头半躺着。她的声音微弱，却清晰，兴致

勃勃。她在给病友打哑谜，自己也忍俊不止，噗哧笑了。

六位病友，姿态不雅地躺着、半躺着。床上的“巴尔干”牵引架，使房间显得凌乱、拥挤。她们就在这些硬梆梆的七长八短的钢管间注视着杨小平。

杨小平小鼻子，大眼睛，尖下巴。两只枯黄的手放在白色的被单上，如同两张秋天的叶片。她的头发几乎掉光了，两颊瘦削，光光的脑门又大又凸。

“猜呀，快猜呀！”杨小平张开苍白的双唇，催促道。她的两眼发光。

夏乐站在门口，一阵心酸。

杨小平是武术运动员。去年二月还曾出访菲律宾、澳大利亚。回国不久，在一次表演时腿骨突然钻心地疼痛，险些站不起来了。医生诊断书上的拉丁文她看不懂，也不告诉她。她和陪她看病的队友一人记住两个拉丁文，急忙跑到图书馆查字典。她们还觉得挺好玩，打着赌，抢着找，嘻嘻哈哈热热闹闹查到的却是冷冰冰的不容置疑的四个字：成骨肉瘤（骨癌）。

夏乐和杨小平在五月里的一个傍晚认识。那天，外科病房的走廊里一片忙乱。穿着背心短裤的小伙子和紧身练功服的小姑娘奔跑着抬进一个病人。她躺在担架上，双手紧紧抓住担架的边沿。煞白的脸孔上淌着冷汗，一绺刘海粘在额头上。

夏乐跑去喊值班外科副主任肖大夫。肖大夫立即认出了杨小平。他作了检查，惊骇地说：“你怎么搞的？人家是骨折，你是钢折！”

杨小平动过一次手术，在大腿骨上钉上不锈钢钢板。可是她出院后不久，就丢下双拐偷偷练功，竟然把不锈钢板折断在腿里了。她的一条腿又红又肿，剧烈的疼痛使她变得十

分虚弱。她翕动嘴唇，努力露出笑容。

“肖大夫，我骨头硬嘛，练武的……”

“你还想练武？你……”肖大夫没有说下去。不能再叫她伤心了。

“我才十八岁。”

她声音很低，她还想笑一笑，可是合上眼皮了。她明白肖大夫没有说出来的话，一颗泪珠从闭上的眼角里渗了出来，顺着汗湿的两鬓滚下。

杨小平的腿里又钉上新钢板。上个月，她的病情突然恶化。转院到北京，北京医院不接受，又回来了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，她心里不会不清楚。

“猜呀！谁猜着了我给两个桔子！”杨小平拿起床头柜上的桔子，在手上抛着说。

医院是人间不幸者的归宿，而骨科病房那更是人生悲剧的舞台。挨门的腰椎结核患者才十六岁，初中二年级学生，她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两年，在花蕾般的年纪，脸色就象是土豆芽。杨小平身旁的那位病人，四十岁，她在过街买桔子的时候被手扶拖拉机撞伤，两腿骨折。她整天躺在病床上自言自语：“我去买桔子，本来也不想去买桔子，孩子也不爱吃。”而三号病床那位结实红润的农村姑娘，前臂粉碎性骨折，因为戴手套劳动被脱粒机转进去了。……

她们暂时忘掉各自的不幸。是呀，爸爸为什么要打听话的孩子一记耳光？太不应该了！不可思议！

“对啦！”四号床的病人恍然大悟。这个三十岁的当代中国文学或电影、电视的基本群众十分自信地说：“孩子的爸爸从前和那个女人谈过恋爱。”

“那也不能打孩子。谈恋爱的时候还没有他哪！”桔子事故的受害者认真地说。

“不对，那女的一定是流氓！”六号床一条腿截肢者喊。她二十多岁，去年秋天住院，对社会上打击刑事犯印象颇深。

这没来由的联想，把大家惹笑了。

“玉玲姐，你猜了吗？”杨小平问七号床新来的病人。她尚未确诊，思想负担最重。昨天，她丈夫来探视，她把水果、点心全扔到地上了。

玉玲说：“准是喝醉了。男人嘛，没个好的，嘴里说得甜……”

她又想起伤心事了。

杨小平本意是给病房带来笑声。她把把这个看成是自己的天职。她尽量给受病痛煎熬的人以温暖和帮助，她给病友唱歌，讲故事，而夜里，她强忍着钻心般的疼痛，被子让冷汗润湿一片，她把脸埋在枕头里，牙咬着枕头不叫自己哼一声。

“爸爸为什么打孩子？”杨小平揭开谜底，“因为孩子是坐在爸爸的腿上，他让的是这个座位，拉那位阿姨……”

大家全乐了。

她们没有留意夏乐。夏乐就站在门口，她非常感动地注视着这一切，生怕打扰她们。

夏乐经常觉得，只要能够减轻患者的病痛，自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心甘情愿。可是医学比起它所担负的职责来说，太不相称了，太落后了。人类的脚印留在月球上了，人类发明出在瞬间能杀死几十万、几百万人的武器，然而没有

治疗关节炎的特效药，没有预防感冒的特效药，这些每天折磨着几千万、几万万人的疾病，医学令人痛心地质能为力。你可以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寻求原因，然而你怎样向病人扭曲的脸孔、无望的目光解释呢？每当她走进医院，听到自己清晰的脚步声，她便会感到一种责任，被人们的信赖所产生的责任，一种惶恐，将要辜负他们的期待所带来的惶恐。

她来看望杨小平，她很快要当大夫了。但她目前能做到的，只是捎给她一个带立体声耳机的微型放音机。

在被阳光晒热了的水泥路上，在凉爽的大楼通道里，常一民正在忙碌奔波。

常一民也是“自选生”，家住金川市，未婚妻也在金川市。未来的岳父正在等待他的好消息，可是这位中等身材、不胖不瘦、脸带笑容的“时代的幸运儿”，并不急于与家人分享他的幸运。

常一民确实确实是“时代的幸运儿”。当年，“全国学习解放军”，他在部队，后来，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，他是矿工。现在，重文凭了，知识分子地位提高了，他又成了医科大学毕业生，而且自选分配单位，不久将是助教、讲师、教授，或者是住院医师、主治医师、主任医师。他还有一位“长得叫人心疼”的未婚妻。时代的好处全让他碰着了。

可是他这一天满心不痛快。

都说“讲实际”是今天大学生的特点。他的讲实际的设想——创办学校师生服务社却到处碰壁。他从一年级开始就是班长，那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：年龄大，党员，而且有一副“热心服务的长相”。以后连任班长，那是受到同学的爱

戴。举个例子，一次年级联欢会，其中有个节目是四个班长拔河（四角拔河），哪个班长赢了，就可领一袋糖：全班同学每人一颗。常一民全力以赴。丙班班长是校田径队投掷运动员，又正好在他的对角线上。常一民摔倒几次，出一身汗，握一手血（手掌脱了一层皮），才把全班每人一颗糖的奖品拿到手。本来是一件小事，当同学们吃着“带血的糖果”却真的感动了。

五年的班长工作，一个想法越来越吸引他：改革学校的管理和组织工作。而这几天，他的心完全被办师生服务社的念头占据了。

今天上午，他给未来的岳父打过电话，便去搞可行性调查。总务处，食堂，托儿所，教材印刷室，车队，教研组，小卖部……他下的功夫不压于撰写毕业论文。迎面而来的却是刺人的讥嘲的目光和“谅解”的微笑。这些目光和微笑可以用语言表述的：

“找个借口留校！”

“穷疯子，想抓钱捞外快。”

“赶时髦，哗众取宠，假大空。”

可气的是你不能反驳目光和笑容。目光和笑容的威力和破坏性也在于不能反驳，但却能灼伤一个人的心灵和自尊。

傅大兴是难得的人才。他只用一个星期，就成了全校玩魔方的权威。他是全校围棋冠军，绰号“九段”。他还有个令人可畏、可敬的外号：“户籍警”。虽然不是班干部，也不是党、团员，但全班同学的底细——家庭、社会关系、兴趣、学习成绩、逸闻……他竟一一了然。

傅大兴大脑袋，小个子，细眯眼，淡眉毛。学习成绩一般，体育不及格。上一年级时，他把一粒馒头渣子放到显微镜里问老师是什么，老师当场面红耳赤莫名其妙。因此记过一次。还有一次是在宿舍里，他说：“我发现苍蝇也有个性，也有智力差异，有的苍蝇你打它，它在玻璃窗上嗡嗡乱飞，上了前途光明的当；最聪明的苍蝇是叮在鱼肉上轰不走，苍蝇拍反正不敢往上面打。”这段话受到学校指名批评。那在二年级。从此他死心塌地当个聪明的苍蝇。他精力充沛，可是对学医兴趣不大。他把自己的兴趣和精力全部转移到“关怀”别人的身上。

这天晚上，他独自躲在阅览室的角落里，津津有味地拟订全班同学的志愿分配名单。谁也没有委托他，他是情不自禁，手心痒痒的，这是他的毕业智力测验。

全班三十二人，他列了个表格。按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个往上填写。班里有三名自选生，夏乐填写牧区——这是无可置疑的。实习期间放一星期假，她竟然跑到牧区去了，到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里骑骆驼，回来时晒得黑红黑红的。这是为记者准备的生动素材，报社已经挂号了。常一民是“马列主义大弟子”，党号召什么听什么，有股傻愣劲。不过他未婚妻在金川，不宜造成两地分居，丈人是外贸局局长，也不会放他到哪里去，折衷办法是留城市，到工厂当厂医。还有位自选生去部队穿军装，父亲是军区政治部主任。行了，三名自选生各得其所，傅大兴又复议了一遍，满意地轻轻嘘了口气。现在，轮到金晓明了，填上“农村”。家在城市的同学还有三分之一要分到县城去，这位农村娃学习成绩中上，但缺乏竞争力。不过洪菲菲怎么办？她家在金川，会

跟金晓明到“第一线”去吗？她有新动向，傅大兴掌握第一手材料。

洪菲菲上医学院，那是错投了“子宫”。她应该上戏剧学院表演系。说实话她长得好看，也是那种血型。她就是谈恋爱（傅大兴没谈过）也会不时感到乏味，四年来她在爱情生活里，加了不少味精。

比如，金晓明说声头疼，这位学医的女朋友深夜也要敲开教授家的门；如果下大雨、刮大风更好。

比如，无论是打排球还是踢足球，每当洪菲菲在场，金晓明便表现得异常勇敢，一次一次奋不顾身地扑倒在地上。而洪菲菲会发出一声声惊叫，甚至也会奋不顾身地跑到场内扶他站起来，这时，场内外那个活跃气氛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比如，金晓明考得不好，便会是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。这时，洪菲菲则是慈母的角色，给他买冷饮，哄他看电影，为他借画报，似乎没有她的关怀，或者一旦她不在身旁，他早就跳楼自杀了。

不过，现在恐怕再加多少金奖味精也是乏味的了。洪菲菲有新动向：六月二十日晚上她和李大夫散步，她听了什么话笑得弯下腰——同窗五年，第一回见她笑弯腰。七月四日，她和李大夫一起看电影，坐在最后排，灯黑了进来，灯未亮离开。今天金晓明到处找她，他真的急了。落花流水春去也。看样子这时候他真的跳楼，她也不会看他一眼。金晓明还装在试管里，一副“情种”模样。（傅大兴要给他写封匿名信，传递情变信息。）

洪菲菲的新动向具有战略意义吧？

班里有两个男同学在进行爱情闪电战，力争两星期解决

问题。大学生值钱了，尤其是医科大学生，这是胜利之本。这两人，一个找了四路公共汽车售票员，一个找了纺织厂女工。医学院出门就是四路汽车站，不费事，坐车还可以不买票，纺织女工是三班制，工作累，人长得又象纱槌，这可真得有点牺牲精神。目前，重要的是明确关系，要求照顾留在金川。傅大兴相当不情愿地把这两人列入“金川”。

洪菲菲是闪电战，迂回战，游击战，还是声东击西抬高身价？今天上午，他看见她在附属医院湖畔转悠，笃定是等候李大夫。

全班三十二人，他才留下七个问号——待查。洪菲菲是其中的一个。成绩显著，这一晚上过得既生动、丰富，又有意义。不过，这七个问号里包括他自己。是呀，他填报什么志愿？他去哪里？

就如同算命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在街头摆摊的命运，其实他自己才是最大的难题。同学之中谁又能象他这样关怀别人？象他这样忘我？——想到这点，他自嘲地笑了。

阅览室里，只剩下他和另一个人了。啊，是常一民。他在埋头写什么，一页又一页。这位班长在忙什么呢？不必写毕业论文，不必写情书，不必写汇报……好奇心使傅大兴浑身难受。

傅大兴走过去。他终于弄清了题目：《有关医学院服务管理改革的设想——建议创办师生服务社》。他吃了一惊。

第二天

早晨起床的时候，夏乐发现桌子上有路静老师的一张便条。路静约她上午到家里来。

路静是手术麻醉科主治大夫。她担任医学院三年级麻醉学课的教学；又是她负责毕业班手术麻醉科的生产实习。不过夏乐和她并不熟悉。路老师态度和蔼，举止斯文，带有好听的南方口音，眼镜后面是一双亲切的笑眼。可是她对谁也不特别亲近，下课走自己的路，从来不曾邀请学生去她家。

她住在医学院宿舍。房间的布置具有主人的个性，只是没有药味。夏乐去过的老师家，都有药味，但是很难区分主人是谁。

路静递给夏乐一个苹果，说：“消过毒，你削皮吗？我也弄糊涂了，有的说削皮好，有的说不削皮好。你自己决定。”

她给一把小刀。她纤巧的手指很白，白得不自然。她的动作完全是温存的家庭主妇的本色，体贴，自在，轻轻地走来走去。

“啊，对啦，你还是削皮吧，将来到牧区没有条件消毒，最好先养成习惯。你的决心没改变吧？”

“嗯。”夏乐回答。路静的情感和殷勤使她更拘谨了。她好象觉得要发生什么事。路静在她身旁坐下，握住她的手说：“从两年前我就注意你了。觉得你好象二十年前的我。”

夏乐怎么从来没有发觉？今天邀请她来，就是为了告诉她这个感觉吗？

“你在这里吃中饭，我给你做南方菜。”路静说。她是不善待客和应酬的女主人。“我有个女儿，十七岁。她滑旱冰去了。今天就我们两个人吃饭。你是南方人吧？”

“浙江杭州。”

“我是苏州人。从杭州到苏州坐一夜小船，早晨醒来就